

再續·老人們的閒話家常

壹、序章

故事，具有紓解壓力、將所有煩惱拋諸腦後的好處。這必須歸功於故事擁有著流暢的文體和幽默詼諧的主題，才能襯托出小說的一席之地。故事，經由說書人傳承給聆聽者，如此的一代接著一代，使得故事得以存在。昔日，我身為聆聽者接受外公的沐浴洗禮，今日，我將身為說書人按照外公的遺志，將外公和友人共同完成的故事，一五一十地闡述，如浴火鳳凰永垂不朽。

貳、正文

在一個風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早晨，我拖著疲憊的身軀，揉著睡眼惺忪的目珠，步履蹣跚地走下樓梯，約莫到樓梯三分之一處便聽到外公黃伯伯和李伯伯的對話。

「欸欸，我給你講啊，隔壁劉先生家呀，出大事啦。」李伯伯拿著茶碗說著。

「哪嗚可能，他們家我是最清楚的。他們家經營賭場，擁有各種賭博用具呢！麻將、四色牌、德州撲克到柏青嫂，應有盡有呢。」黃伯伯用疑惑的臉看著李伯伯。

李伯伯說：「我慢慢來給你說齣，昨天晚上大概八九……十十一二點吧。」

黃伯伯頗不耐煩大聲的說：「到底幾點！」

李伯伯邊用雙手指示黃伯伯，邊冷靜的說：「那是很長的一段時間嘛，反正齣，就是晚上啦，那天格外的熱鬧呢。因為劉先生舉辦了慈善晚會，邀請了各界人士一同參加，結果賭徒界的四大天王，賭聖——董伯伯、賭神——袁伯伯、賭狂——曹伯伯、賭魔——孫伯伯，齊聚一堂，讓會場立刻沸騰了起來呢。」

黃伯伯說：「安餒金賀啊！順便推廣劉先生的賭場，多好！」

「我還沒講完餒齣，他們會聚集在一起的原因，就是要把劉先生經營三代的賭場給吃掉的，而且他們還直接噲聲說齣，如果劉先生不和他們賭，劉先生

就是龜兒子啦。」李伯伯嚴肅的說。

「那這樣的話不就危險了！他們幾個會一起行動的話就表示已經準備好了餒啊。」黃伯伯不安地說。

「嘿啊，一開始呢是由劉先生、董伯伯、曹伯伯和袁伯伯四人湊一桌麻將打四圈，他們的戰況非常激烈，打得是灰飛煙滅誰也不讓誰啊。」李伯伯說。

「不過呢，劉先生也不是蓋的呢，明明董伯伯死咬著劉先生不放，一直想吃、槓、碰讓劉先生放槍呢，幸好劉先生緊跟著上家曹伯伯，曹伯伯打甚麼牌，劉先生就打甚麼牌，讓董伯伯一直找不到機會趁虛而入。董伯伯一時慌了，竟就給劉先生胡了，董伯伯和袁伯伯也就摸摸鼻子離開牌桌駒。」李伯伯喝了口茶緊接著說。

「劉先生真是厲害，竟然能逃過魔掌，衝出重圍，不過呢……剩下三人，應該不會是打麻將吧，三人沒法打啊。」黃伯伯質疑的說。

「你的道行看來還不夠深喔，只要把萬、條、筒子其中一樣全部抽掉，准吃不准碰就能打三角麻將啦。」李伯伯得意的說。

黃伯伯佩服的說：「原來是這樣啊。」

「劉先生、曹伯伯和孫伯伯打的戰況可謂是腥風血雨，殺氣重重啊！劉先生自覺不妙，下一把可能會輸光的時候，劉先生連續三次喊了暫停並到觀眾席請諸葛叔叔摸牌改運。」李伯伯說。

「還有這招！那結果怎麼樣了？」黃伯伯緊張地問說。

「劉先生翻了定生死的一張牌，得了！東風！自摸了一手大四喜！東南西北風全提啦！劉先生就靠著這張牌保住了家傳賭場。」李伯伯興奮地說。

黃伯伯喝了一口淡茶，放鬆地說：「幸好有諸葛叔叔在，不然劉先生的半壁江山可就不保了。」

李伯伯懊惱的說：「但賭輸的曹伯伯不服輸啊，跟乃哥一樣輸不起，一氣之下引發了心肌梗塞，他擔心自己就這麼一去不回、命喪黃泉，便當他的大兒子的面立下遺囑，並將旗下的全部財產託付與共。後來啊，這大兒子趁劉先生不注意時偷走了放在桌上的地契，帶上八位大哥前來賭場復仇，勢必要大搞破

壞。」。

黃伯伯大發雷霆的說：「難道他們仗著有權勢就可以目無王法嗎！」。

「這裡是台灣，你懂的。」李伯伯淡定地說。

「好吧。」黃伯伯低下頭默默的喝著茶。

「大哥們一到賭場門口，二話不說拿起他們預先準備好的短刀、槍、劍、戟、斧鉞、鉤、叉、拐子、流星、鞭、金、間、鎚、抓、鑊、棍、槊和棒，大開殺戒、大肆破壞……。」李伯伯比手畫腳地說。

「等勒!等勒!先稍等一勒!八個人……怎麼拿大十八般兵器?他們幾隻手?」黃伯伯不信地說。

李伯伯說：「大概是他們都是乩童，三太子上身。」

黃伯伯無言的揮了揮手要李伯伯繼續說。

李伯伯說：「有的桌椅被斬成兩半，有的被劈成四方，有的被削成六塊，有的砍成八角，甚至有的已經不成桌體了。」。

李伯伯嚥下一口水接著說：「接著大哥們便拿起了單刀、雙刀、雙手戴、手撐子、攔馬攪、鐵尺、擗棒、梢子棍、金鏢、銀鏢、毒藥鏢、弩弓、袖箭及五色飛蝗石子，瞄準頭上三尺的水晶吊燈開始狙擊……。」

「等勒!等勒!給林北先稍等一勒!他們已經三手並用了，是怎麼用小十八般利刃啊?」黃伯伯動了肝火指著李伯伯說。

「哦……可能是他們也有信奉印度教的關係，濕婆上身，又多了兩隻手。」李伯伯解釋道。

「好好好……都給你講就飽了，趕快說完。」黃伯伯無奈地說。

「射斷吊燈的支撐線後，水晶吊燈就這麼的『咻一蹦』墜落，四周圍頓時伸手不見五指。八位大哥其實已經肖想曹家的財產很久了，在破壞賭場之後，對曹大兒子施壓，逼迫他交出傳家之寶『玉璽』以控制曹家的勢力，並且威嚇孫伯伯藉以控制場面，在賭場內各自劃地為王。」李伯伯端著茶碗說。

黃伯伯驚訝地說：「但是……那是劉先生的賭場耶，怎麼可以自作主張、擅自佔領?」。

李伯伯站起身來邊走到飲水機裝水邊說：「八家將就只有八個人，還不是震退了妖魔鬼怪，而且那八位大哥都是凶神惡煞呢。」。

「那劉先生該如何是好，總不能眼睜睜的看著自家領地被侵占吧。」黃伯伯擔心地說。

「所以大哥們向劉先生開了一個條件，條件是要劉先生以一坪八萬一的價格賣給大哥們。」李伯伯站著等水斟滿邊說。

黃伯伯驚恐的看著李伯伯說：「八…八…八萬一!在信義區一坪少說都百萬起跳的，賣八萬一!有沒有搞錯啊。」。

「沒法度啊，這是大哥們的『公道價』，他們不把劉先生的坐墊拆了就已經很不錯了。」李伯伯無奈地說。

黃伯伯也無奈地說：「那也只能賣了餒，不然到時候可能會有血光之災，虧損的金額就當作是買命錢吧，那麼接下來怎麼樣了？」。

「接下來就是重點所在了，八位大哥都姓「司馬」啊，都是一家人，自然就會對分贓有意見，每位大哥都覺得自己分得少，開始爭討更多的土地。四周早已漆黑一片，一有拳頭腳踢，誰打誰也分不清楚，八位大哥就這麼的自相殘殺打起來了。」李伯伯端著茶碗邊走回座位邊說。

「那該怎麼辦啊，那幾位大哥都配戴武器的耶，再這樣打下去遲早會出人命的。」黃伯伯擔心地說道。

李伯伯驕傲地說：「警方一接獲大哥們鬧事的線報，立刻派出最優越的五位警察前往鎮壓呢!」。

「怎麼才五個人而已……大哥們可是出了名的地頭蛇啊!沒有一整個營的兵力可是抵擋不住的。他們來了也只是膽小的站在旁邊拿著槍勸阻，也不敢開槍呀，一開槍就要寫報告了，會有甚麼用呢？」黃伯伯狐疑地說。

「你可真是有所不知啊!這五位來自全球的警察阿，是國防『布』重金禮聘而來的呢!分別是『東取邪』、『西得毒』、『南迎帝』、『北來丐』、『中求神通』你說他們厲害不厲害啊！」李伯伯自豪地說道。

「吼喔!這是蝦小部隊名啊，這麼難聽!而且，明明是『匈奴、鮮卑、羯、

氏、羌』，你再給我騙喔。」黃伯伯生氣地說道。

李伯伯差點沒忍住笑聲地說：「啊哈哈～都跟你說是國防『布』了，真相永不見天日阿!好啦，不創治你了。」。

黃伯伯發出了一聲「哼!」之後，端起茶碗喝了幾口茶。

李伯伯接著說：「這五位警察一來到賭場，先整頓了一身裝備、備齊口糧彈藥，隨即進入賭場和大哥們宣示開戰。但是大哥們運用奇門遁甲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外穿鐵甲金鐘罩、內搭少林鐵布衫，普通的體術、擒拿術對大哥們根本沒轍啊，只好將槍枝上膛，眾數齊射，和大哥們打游擊戰，現場是槍林彈雨、烽火連天。」

「都拿出真傢伙了!危不危險啊你們，萬一被流彈擊中了怎麼辦啊。」黃伯伯擔憂地說。

「沒事沒事兒，我們隔岸觀虎鬥，安全有保障。」李伯伯淘氣地說。

黃伯伯好奇地問道：「那後來呢?」。

「警察的持久消耗戰奏效了，有四位大哥的體力透支，相繼倒下，另外四位大哥眼看戰況不利，便把戰線延後至黃河以南……」李伯伯說著說著又被黃伯伯打斷了。

「黃河?哪裡來的河啊。」黃伯伯納悶地問。

「賭場的酒吧被破壞之後，散落一地的酒瓶肯定都破啦，你也知道這酒瓶也不是一枝兩枝的，也不是一手兩手的，如果沒有十箱二十箱的哪能襯托出賭場的氣勢啊。由此可知，那河可『又大又濁』了。」李伯伯解釋道。

「黃河是這樣來的啊?好…好…你繼續說。」黃伯伯喝了口水說道。

「警察們一見狀敵方戰線後退，我方當然得要趁勝追擊、一舉拿下勝利才對啊。警察們的求勝心已經大大的壓抑了他們對於疲勞的感覺，就這樣過度的消耗體力，漸漸的上氣不接下氣、眼神恍惚、準度下降，各種症頭都出來了。」李伯伯邊吃著辣炒魚乾邊說著。

「能笑到最後的人才是贏家。鹿死誰手，真是令人好奇呢。」黃伯伯因興奮而顫抖地說著。

「不久之後，三位大哥也相繼敗退，只剩最後一位大哥死守南京。警察們看到剩下最後一個人了，心裡一高興就萌生了怠惰、斂財的致命傷。只要是人，只要金銀珠寶擺在眼前就沒有不伸手拿取的，特別是越正直的人抓得越大把，警察也不例外。他們打著這座賭場的如意算盤，互相猜忌、相互鬥毆，非得要一較高下拚個你死我活的。這下好啦，架打完了，體力沒了，也只剩下一個人了。」李伯伯又抓了一大把辣炒魚乾邊說著。

「夠了夠了！別只顧著吃啊！趕緊把這事說完，讓我去便所。」黃伯伯的雙腳因憋尿而顫抖著，激動地說道。

「沒法度啊，你這魚乾可香脆啦。最後一位警察把其他同伴的裝備都蒐集起來，投放到長江以斷開湍急的水勢，以便通過長江和大哥們做個了斷。最後一位大哥利用剛剛的閒暇之餘呼救了支援，早先警察一步運用地利之便，預先將援軍『楊將軍』埋伏在長江口。警察通過長江後，身上已經沒有可以戰鬥的東西了，全都在長江河裡一江春水向東流啊，想當然耳，已是待宰羔羊，受到大哥和楊將軍的突襲，在如此腹背受敵、手無寸鐵的情況下，宣告投降。」李伯伯一手拿著筷子，一手比劃動作地說道。

趁著黃伯伯去廁所的空檔，李伯伯打開了放在桌上的罐子，並倒出了一碟花生米。

黃伯伯揮一揮衣袖，邊走邊感慨地說：「看來正義終究贏不了罪惡，真是悲慘呀！」。

「哪兒啊？誰說正義必敗了啊！」李伯伯斥責地說。

「莫非你老糊塗了，自個兒剛剛說的都忘記了嗎？你剛剛說大哥和楊將軍一起打跑了警察啊。」黃伯伯反駁地說。

「他們是一起行動沒錯，但那楊將軍是『臥底』啊！是派來確保任務萬無一失的。誰叫你剛剛跑去便所，沒聽我講透。」李伯伯加重語氣地解釋。

看來故事還沒完，黃伯伯苦悶地問：「楊將軍？這人甚麼來頭，名號是將軍的恐怕是不同凡響吧。」。

李伯伯自鳴得意地說：「這回你可就猜對啦！這楊將軍不僅是房仲界的權

威，連國家的建設都是他負責的呢。楊將軍麾下擁有著精銳的爆破大隊、建築大隊，所到之處皆可夷為平地。」

「這楊將軍好好的富豪不當，跑來這瞎攪局幹嘛呢這。」黃伯伯面有愠色地說。

「就算這裡被大哥們和警察們弄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但是只要好好的整頓整頓、重新來過，賺大錢的機會不就來了嗎？」李伯伯羨慕地說。

黃伯伯喝了口水後問道：「那楊將軍對這風水寶地做了甚麼事呢？」

李伯伯用手捏起一口花生邊吃邊說：「楊將軍先是把梁柱挖空並且放上梯型炸彈，在各個角落放上塑膠炸彈，勢必要讓這座賭場光榮隱退，並為後來的建設鋪路。」

黃伯伯惶恐地說：「不至於用炸彈吧，炸彈多危險啊，用鐵球慢慢地撞還比較安全哩。」

李伯伯解釋道：「那是因為楊將軍的建設藍圖上所畫製的是一座西洋城堡，護城河不挖得深一點、長一點、遠一點，豈會威風呢？」

「護城是可以護到哪裡，城堡不就一圓心，繞著圍一圈不就得了？」黃伯伯嗤之以鼻不解地問。

「大概是要通到淡水港口吧。」李伯伯猜測道。

「那叫開運河！」黃伯伯激動地說。

「這樣也比較方便嘛，想要出海賞鯨的時候就不用轉車啦。」李伯伯手舞足蹈地說。

李伯伯接著說：「新居落成時，現場人山人海都是要『先人為主』的奧客，幸好楊將軍妥善的規劃了『三省六部制』以鞏固地價，讓想殺價的客戶夢想破滅了呢。」

黃伯伯心服地說：「難怪是政商界的龍頭，若沒有這等聰明，可就要換人嘍。」

「還不只這樣而已喔，楊將軍還自制出完整的『科舉制度』以選拔優秀人才，讓工作人員的平均水準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所制定的『融合政策』讓外

國人也大量加入服務行列，使得服務層級到達顛峰。」李伯伯咀嚼著花生米邊說道。

「唉喲！能做到這種地步已經可以治理國家了吧，當個富豪實在是太可惜了。」黃伯伯感喟地說道。

「該可惜的地方來了，那楊將軍的兒子非常不長進啊，三次『東征』就只為了採收『高麗菜』，不務正業就算了，他每次還把爛掉的梗葉就這麼地往河裡扔，扔著扔著就把河流堵住了，還發臭呢。」李伯伯嗟嘆地說道。

黃伯伯憤怒地說：「這孩子怎麼這麼沒有家教啊！萬一就這麼不管讓他長大成人，不就變成日月光了嗎？」

李伯伯慶幸地說：「好佳在有李爺爺愛的教育，讓這小兔崽子學乖了。」。

「李爺爺？是怎麼個『愛』的教育法，愛的抱抱嗎？」黃伯伯半開玩笑地問。

「李爺爺是買下這座城堡的頭香，他以前過著戒嚴時期、還歷經白色恐怖，對他來說『愛』的教育就是拿藤條抽啊、握水管打啊、用皮帶鞭啊、揮棍子甩啊。」李伯伯邊說邊用手擺動做攻擊動作。

「阿娘喂啊！疼啊！這李伯伯這麼狠心，難道楊將軍看到自己的兒子被打成這樣沒有反應嗎！」黃伯伯憂心道。

「楊將軍怎麼敢呢，房子都成交了，萬一讓李爺爺反悔，這房子大概也沒有第二個買家了吧，這運河都變愛河了。」李伯伯解釋道。

「啊餒……我猜楊將軍也只能自認倒楣了，為了這筆錢，白白地讓孩子挨了一頓。嗚呼哀哉～」黃伯伯悲傷地說。

「欸！欸！人家受了皮肉傷而已，別搞得好像出山一樣，怪可怕的。」李伯伯勸阻了黃伯伯。

李伯伯接著說：「俗話說得好，惡人罪有應得。就在李爺爺吆喝著大家一起烤肉喝酒時，失足『撲通』直落水裡，弄得是全身濕漉漉、騷臭不堪。李爺爺狼狽地爬上岸，現場卻突然颳起了一陣強風，這風又大又冷，讓李爺爺受到風寒，只好臥病在床。」。

「安餒鳴要緊謀，上了年紀的身體一有感冒就很麻煩了，希望李爺爺能趕快好起來。」黃伯伯不安地期望著。

「幸好李爺爺的二兒子—民世很能幹，打理好所有的一切，包括完善的醫療照顧、充足的服務態度，讓李爺爺的病情峰迴路轉。」李伯伯喝了口水說道。

「真羨慕有個精明的兒子啊，能夠安心地給予打理。」黃伯伯嘆羨地說道。

「噯你不知道，這民世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別有目的。表面是和藹可親的孝子，私底下其實是計畫著如何除掉哥哥--成建、弟弟--吉元，讓自己能夠完全接收遺產。」李伯伯小聲地說道。

「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做得下去？情同手足的兄弟也要誅殺，是會被雷劈到永不超生欸。」黃伯伯也氣憤地小聲說道。

李爺爺打開裝蜜餞的罐子，並把罐子傾斜倒出十幾顆無核橄欖。大大地吸了一口氣、稍微伸展筋骨說道：「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民世太有抱負了，他看這座城堡實質上可以發展觀光業，但是李爺爺買了這座城堡只想安頓晚年啊。一覺得可惜，心裡便湧上了一股野心，思想著如何獨吞這黃金屋。」

李伯伯邊吃無核橄欖邊說道：「世民請了風水釋家裡的阿博師來看城堡風水。阿博師右托八卦盤、左舞七星劍、頭戴遁龍桩、身配聖火令、腳踩風火輪，嘴裡念念有詞並不時地口吐白沫，突然之間他縱身一躍，飛越諸仙陣，各在東方封印了七宿青龍、西方鎮壓了五行白虎、南方禁錮了天宮朱雀，唯獨北方的四象玄武，殺戮力太過強大，以至於作法失敗。當阿博師提議用兩名靈魂獻祭以削弱玄武時，民世的腦內閃過了兩名人選。」

「那兩名人選難道是……？」黃伯伯膽怯地回應。

「沒有錯，就是成建、吉元兩位現成的材料。」李伯伯嚴肅地說著。

黃伯伯顫抖著說不出話來。

「就在降頭術後沒過多久，成建所經營的瘦達人連鎖麵包店就被踢爆加了香料；吉元用募款偷買的兩台勞斯萊斯也被挖底，讓原本讚嘆的都不讚嘆、感

恩的都不感恩了。你也知道新聞媒體的炒作風波有多麼強大：能把黑的說成白的，死得講成活的，還能用溫度計去量長度。天天二十四小時循環報導，讓建成逃往中國、吉元遷移日本。民世就拿著獻祭後的產物--仙丹，給予李爺爺服用，還特別叮嚀不是含著涼涼就有效，一定要配溫開水，十五分鐘感冒懊赤。」李爺爺接著說。

黃伯伯放鬆心情緩緩地說：「幸好沒弄出人命來，不然就真的天理難容了。不過也想不到民世居然可以治好李爺爺的病情耶。」

李伯伯嗑著瓜子說：「你傻呀！他不這樣做，是要怎麼實現夢想呢？表面上李爺爺還是這座城堡的主人，但是實質上都是民世在負責的，就像王熙鳳一樣。民世有一位文學底子不錯的同学--徵衛，親手製作一面鏡子送給民世，鏡子旁提了幾行小字『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藉以督促民世好好的治理城堡。」

黃伯伯好奇的問：「那民世功績如何呢。」

「功績不小，首先把屋瓦都換成三色琉璃瓦，吸引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前來觀光，觀光客們看到這景象美不勝收，各個都讚不絕口啊，特別是來自東突厥的陸客，連連叫道嘆為觀止，還稱這裡為『天可汗』。」李伯伯回憶道。

「這也會帶動附近的商機耶，真是造福群眾呀。」黃伯伯愉悅地說。

「但是好景不常，民世的兵役到了，又偏偏抽到金馬獎，沒有空暇時間回來照料啊，就只好請他太太代為管理。這太太也異常的懶惰，一個禮拜休息了五天耶，只靠著六日疏通人群，造成現場格外地壅擠。」李伯伯嘆息地說道。

「那這樣會讓利潤呈現負成長耶，貸款都還沒還清，萬一欠下一屁股債那該怎麼辦嘛。」黃伯伯雞婆地說道。

「所以救兵就來嘍，民世緊急的調動了遠在基隆的親戚來接管城堡。這位親戚在基隆算是個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我們都叫他基隆李。」李伯伯緩緩地站起身子說道。

李伯伯步履蹣跚的走向廁所，搖曳的身軀帶有節奏性的前進著。

「基隆李……『李隆基』！」黃伯伯目瞪口呆地說著。

在廁所裡的李伯伯大聲回應道：「基隆李！不要念反了！」。

李伯伯解放後走出廁所回到座位後，用衛生紙擦乾手上的水漬。

李伯伯接著說：「基隆李還帶著他女朋友來啊，白白胖胖的，很喜歡吃荔枝。」。

黃伯伯無言地直瞪著李伯伯。

李伯伯不顧黃伯伯意有所指的視線接著說：「基隆李治理的相當不錯，他引進了劃時代的發明--『火藥、印刷術』，火藥用於煙火表演，還可以向觀眾們收取觀賞費；印刷術則是製作廣告傳單，將知名度再度傳播出去，同時亦鞏固四周圍的商家，以防他們倒戈。」

「照你這樣講，難道沒有人覬覦嗎？幾家歡樂幾家愁，基隆李的生意是蒸蒸日上，難免會有看紅眼的唄。」黃伯伯推測道。

「有！看紅眼的眼睛還比真紅眼黑龍更紅呢。宜蘭的『牛』家整天都在批踢踢八卦版上狂酸基隆李，基隆李也不甘示弱組成了『李』家反擊，成天就這麼地砲轟來、砲轟去的，一連好一陣子都在低卡的熱搜排行榜上呢。」。

「那後來呢？」黃伯伯喝了口水問道。

「後來啊，一大群的憤怒暴民們跟隨著安、史兩名社會人士，發動叛變佔領城堡，就像是『月亮花』運動一樣佔領『理髮院』，弄得是雞犬不寧、民不聊生，大家都沒好日子過了。」李伯伯拿起桌上的報紙，用手指著三一八學運事件說道。

「真可惜了這座漂亮的城堡呦，萬一造成財物損失，到時候賠償費一出來，大家都脫不了干係，而誰又敢出頭呢？」黃伯伯打開抽屜，緩緩拿起茶包說著。

李伯伯附和地說：「這倒沒問題，依照東方民族的特性啊，那臉皮厚得跟我腳上的死皮一樣呢。只要他們一概打死不承認，連藍色的也沒轍阿～」。

「那安、史兩人所帶領的團隊佔領城堡多久呢？」黃伯伯站在飲水機前邊等待熱水斟滿邊說道，趁機伸展筋骨。

「其實也只是一下子就曲終人散、各奔東西了。因為沒有外援協助啊，那座輝煌城堡一夕之間殞落成殘垣斷壁、蕩為寒煙。連基隆李都丟下這爛攤子回基隆去了。」李伯伯看了下時間說道。

「沒人接管不就等同廢墟了嗎？就這麼放著長草大概也沒有人要了吧。」黃伯伯惋惜地說道。

李伯伯補充地說：「哎呀，我忘記給你說了，那塊地後來被政府作為法拍物，隔壁的趙伯伯『黃袍加身』，和朋友們『杯酒釋兵權』，並吩咐岳輝帶著十二面金牌前往競標。當競標結果為岳輝時，岳輝頓時喜出望外、手舞足蹈，心裡還想著等會要怎麼跟趙伯伯邀功呢！大意之下，十二面金牌竟被琴塊偷偷地掉包了，這讓岳輝在付出款項時，因違反標準條例而失去資格，土地因而就轉讓給第二順位的外國人了。岳輝回去之後被趙伯伯以莫須有的罪名大罵一頓、怪罪一通，岳輝氣不過啊，就算有文先生替岳輝打抱不平寫下痛徹心扉的對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還是阻止不了岳輝脫下制服辭職不幹，背後刺了字的喔……」。

李伯伯還未說完，黃伯伯就插嘴道：「岳輝！『盡忠報國』四個字！」。

「八個字，『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李伯伯糾正黃伯伯說道。

黃伯伯差點沒跌下去了。

「得標的那個外國人啊，名字特別稀奇--姓鐵名木真，他兒子更是奇怪--姓忽名必烈。這個家族也不知道是怎麼樣，先後買下了這塊地以西的土地，有些居民不敢賣，他們居然強制都更，硬把房子給拆了，事後才給慰問金，真是跟某個市長有幾分相似呢！」李伯伯不怕死地說道。

「你的用字遣詞給你爸注意一點啊，俗話說『人生七十才開始』，我還不想被查水錶或麥當勞歡樂送餉。」黃伯伯恬淡地喝著茶說道。

「就我們兩個人而已，沒事沒事～」李伯伯輕鬆地說道。

李伯伯接著說：「這必烈兄阿，成立了商會用於貿易，商會為『成吉思汗』，向方圓百里的工業區以物易物，用火藥換成羅盤、望遠鏡等物品，還未經許可將印刷術納為己用。」

「沒有向政府聲報的話，萬一被稽查到，是要付出一百萬至一千萬不等的罰鍰耶。」黃伯伯戴上老花眼鏡看著報紙說道。

「偏偏那幾個外國人又故意宣揚外海，搞得是家喻戶曉、無人不知、無人不曉。這下可好了，被政府盯上了，欽派御用稽查員『珠茺樟』前往突擊。這稽查員長了一頭癩痢頭，模樣十分恐怖。這幫外國人在晚上和稽查員初次見面，彷彿看到鬼似的亂衝亂撞，還嚇尿了！」李伯伯說著說著就笑了。

黃伯伯也止不住笑意說：「撲赤～這未免太丟人了唄，真想挖個洞就跳了。」

「珠茺樟此次是大豐收阿，不僅查封了他們的商會，還大大的罰鍰一千萬元讓外國人輸到脫褲了。」李伯伯做了脫褲子的動作說道。

「哇哈哈！總算是為台灣出了一口氣呀。看他們還敢不敢在我們的領土上亂撒野！」黃伯伯激昂慷慨地說道。

「這珠茺樟眼看這鐵皮屋密不通風、天衣無『縫』，便聽從了兩位長輩--劉公公、魏公公，打通東、西方位，讓其敞開。」李伯伯邊做撥雲見日的動作邊說道。

黃伯伯思忖了一下子後苦惱地問：「為甚麼是打通東、西方呢？南、北方不是比較好嗎？」。

「這樣才有東廠、西廠呀！坐北朝南的好風水你還把它打掉，這不是自毀長城嗎？」李伯伯以說服地口吻述說。

「說得也是，你繼續說。」黃伯伯起身拿起草仔粿邊吃邊說。

李伯伯閉上眼睛，回想著更多記憶，並說道：「珠茺樟在思考如何建設時，先後共派了『鄭和七次下地下室』研究架構，在珠茺樟好不容易決定要加蓋二樓時，又有酸民在臉書上的報廢、爆料公社剖文，文中的內容是現場垃圾堆積，孳生蚊蟲、散播傳染病，使得東、林兩家又戰起來了。」。

「現代人怎麼這麼閒啊，成天打嘴砲，不務正業，真謂可惜也。」黃伯伯模仿古人說道。

「珠芫樟已經一個頭兩個大了，這時又捅出了一個摟子。無參貴因為剎那間的鬼迷心竅，被誘惑著簽下了巨額本票。無參貴無力償還使得他老婆陳員員被抓走，萬般無奈之下只好開門讓外國人再度入境。」李伯伯眼神空洞地說道。

「外國人怎麼一天到晚都要侵占台灣啊，台灣的月亮有比較圓嗎？還是因為台灣沒有政治家就可以胡作非為啊，更恐怖的是那些政客還以為自己是政治家。」黃伯伯語音一出，便知自己完蛋了。

「你的口業造得也不少了喔～當心餒。那群外國人的姓氏更狂了，一開始是『努爾哈赤』，後來還變成『愛新覺羅』了欸。」李伯伯不敢置信地說道。

「有兩個姓氏不就代表他們並不只是多數而已吧。」黃伯伯揣測地說道。

「對嘍，他們祖宗十八代都來了呢。他們一來就嫌位置太小，不斷地往方圓百里擴散、進軍。在舜智爺退休的時候，國庫只有4百萬，等到糠吸伯退休後，國庫居然有4億耶，雍正時期更有近40億的資金，差一點就跟我們的國庫一樣了。」李伯伯誇飾地說道。

「還不都是因為國庫通黨庫，黨庫通金庫，金庫就是自己的口袋，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沒了就往人民那兒挖呀。」黃伯伯勃然大怒地說道。

「可是到錢龍叔時期，國庫年年虧損七億耶。」李伯伯吃著月餅說道。

「那是因為我們的陳前總統，只會欸海角七億，而不是像漿精攪先生一樣天資聰穎，開發了十項建設。而且俗話說得好，富不到三代，像那個富星航空公司的淋名聲，把他們家的祖傳公司玩到倒閉，我也真的覺得很厲害；還有那個臃腫癡肥的聯剩聞，家傳的祖產本應該是國庫的一部分，現在居然被私自使用，我看到他兒子那一代也差不多了吧。」黃伯伯怒不可遏地說道。

「那家親表哥該怎麼說呢，他雖然遊山玩水、耗損國庫，但也沒做出違法的勾當呀！」李伯伯問道。

「那些年領納稅人九百萬薪資的議員們就是家親了，說甚麼要出國考察學新知識，見見新世面，還不是只會吃喝拉撒睡，特別是那個台中市議員斷偉予去日本住五星級總統套房外加溫泉泡到爽就寫夭壽讚，去中國住普通飯店踏

踏青就連連唱衰，那我們這些是甚麼，糞坑不成啊。」黃伯伯的怒氣值已經突破臨界點了，怒髮衝冠地說道，似乎快唱起一曲滿江紅。

「到朥、鹹峰、童稚堂哥你有甚麼看法。」李伯伯一臉看好戲地說道。

「到這地步的時候，國庫已經所剩無幾了。他們就像菜鷹聞一樣，沒什麼不同的，國家的人才早就被挖走一大堆了，還說國家的潛艦自己造；國庫都已經負債累累，還妄想培養優秀人才，根本癡人說夢嘛！」黃伯伯火冒三丈，頭頂都快冒煙了。

「朥旭跟軒筒呢，最後能撐住就還算不錯了吧。」李伯伯白目的問道。

「難道我們的外交部現在撐住很棒嗎？我們的邦交國年年都被人拐走、騙走、搶走。我們想要幫助他們，行，只有基礎技術幫得上忙；我們想要收買人情，行，花了幾千萬美金幫忙建設，對方還多加蓋了台聖友好橋樑。結果呢，被數十億美金倒戈後，橋樑就被炸了；我們想要威嚇勸阻，不行，連保護本國都有點困難了，還奢求甚麼？」黃伯伯的額頭上佈滿了紫色青筋，稍微碰觸一點就會爆開來似的。

李伯伯終於看戲看夠了地說：「好啦！好啦！你沒必要為了這點事情氣壞身子，不管台灣後來怎麼樣了，我們都看不到了。」

「你說的也是嘍，我這把年紀了，連孫子下來這麼久了，都還沒看到呢。」黃伯伯用眼角餘光看向我這個地方。

我禮貌地向兩位長輩道好，便踏出門外，繼續實行計畫，只可惜計畫內容變更，說好的早餐已經拋諸天邊，現在該準備晚餐嚕。

兩位老人家閒嗑牙，天邊晚霞已升起，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